辽宁日报
2026/10/22
星期四
T04-05

辽宁与长征

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主题策划

辽宁大地上的长征回响 印记

我们叫“长征”

本报记者 孙大卫 何金池 高 鸽 黄瀚博 孔凡博 张子彧 韩卓航 文并摄

名字，是人生的第一枚印记。在辽宁，他们不约而同地叫“长征”。两个字，起初只是称呼，后来慢慢长成一种信念：遇困不退缩，遇难敢攻坚，把平凡岗位走成自己的“长征路”。

李长征 肯定没有过不去的坎

档案：李长征，1988年出生 于洪区委政法委工作人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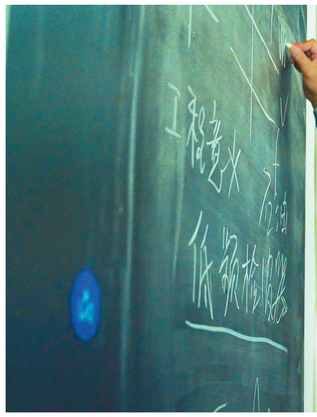
傍晚，温馨的灯光下，李长征正陪着4岁的双胞胎儿子读诗词。“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”儿子问他：“爸爸，你叫长征，是不是也很勇敢？”

1988年出生的李长征，名字里承载着家人厚重的期许。父亲喜欢看红色经典，又结合家族辈分，特意为他取名“长征”。母亲解释说：“‘长’是长久久，‘征’是奋勇争先，希望他做个顶天立地、勇往直前的男子汉。”

长大后，李长征从课本里读懂了长征故事，从新闻中看到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直冲云霄，也渐渐读懂了这个名字里的荣光与重量。“这个名字，总能在我遇到困难时给我力量。”李长征说。

李长征在沈阳市于洪区委政法委工作。他说：“我的工作需要非常细心，因为每一项都关系着服务民生、区域安全稳定，也让我特别有成就感。”他相信“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”，也常说：“我叫长征，肯定没有过不去的坎。”

李长征常常给孩子们讲《金色的鱼钩》的故事。听着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，孩子们也会纳闷：“吃不饱、穿不暖，红军叔叔咋还能走那么远的路？”李长征回答：“靠的是意志力。只要坚持下去，就总能走出自己想走的路。”





陈长征。

陈长征 弄不明白就死磕

档案：陈长征，1964年出生 沈阳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

陈长征用生动比喻，把平稳信号与瞬态冲击信号等晦涩的机械工程课讲得绘声绘色：“找油田，冲击信号行、平稳信号不行；大锤信号行、二踢脚信号不行……理解了没？”“哈哈哈，老师，明白了。”深耕装备运维科研与教育20多年，陈长征把“长征路”写在三尺讲台，也写在轰鸣车间。

“长征”二字，是父亲给陈长征的特殊精神馈赠。他原名叫陈长龙，七八岁时父亲特意给他改名“长征”，希望他作为家中老大，传承伟大长征精神，给弟弟们作表率；遇到困难不退缩，怀有必胜信心，保持乐观。每次听到有人叫他“长征”，就像有无形力量激励他：不服输、敢攻坚。

1982年，陈长征考入吉林大学物理系。他说：“那年全国录取比例只有5%。”硕士毕业后，冶炼厂工作经历让他认识到，光有理论不够，还要把知识转化为生产力。后来，他到东北大学深造，1998年博士毕业后到沈阳工业大学任教，成为机电设备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专家。“第一个企业项目是东北制药的万吨VC产线。”陈长征带4名研究生，每天六点半研讨、白天现场实施、晚上九点半复盘，一个多月才完成。如今，他已带领学生攻克大小项目百余个。

“我干什么都是弄不明白就死磕。有人问我这性格哪来的，可能就是‘长征’这个名字带来的。”陈长征笑着说。



刘长征。

董长征 不能对不起自己的名字

档案：董长征，1978年出生 辽港集团铁路分公司货检员

10月14日早6点，董长征换上反光服，走到待检列车前，插上防护旗。“车列分离，可以作业。”口令响起，数据上传手持终端，进入数据库。作为辽港集团铁路分公司货检员，他1996年进场，一干就是30年。

刚上班时，一个班二三十人，票据全靠手写，写错一个数，整日单据都得从头找，一查就是半夜。因此他给自己定下规矩：每笔数据核对两次，再交给下一环节。后来，计算器变计算机，笔录变智能终端，手工汇表变系统生成。效率高了，要求也高了，他那股认真劲儿没变：“做人做事，不能对不起自己的名字。既然叫‘长征’，就不能丢份儿。”

“长征”是爷爷取的。1978年社会上提倡走好“新长征”路，爷爷说寓意好。那是全家人的期许：是信仰的力量，是不怕苦的坚韧。在董长征眼里，岗位就是长征路。累了、难了，咬牙坚持，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。

人生长征中，他不孤单。父亲离世后，他和母亲相依为命。厨房里，他择菜，妈妈掌勺，电视播着新闻；饭桌上，妈妈一个劲儿往他碗里夹菜，眼神一直跟着儿子转。“我是个平凡人，没啥大贡献，但把工作做好，把家人照顾好，我的‘长征’就是圆满的。”董长征眼中满是幸福。



董长征。



辽阳长征派出所民警。



李长征。

刘长征 一步一个台阶稳稳向上攀爬

档案：刘长征，1980年出生 沈阳顺中恒发玻璃有限公司负责人

装修工地上，刘长征稳稳踩在梯子上，专注打磨每一块板材。如今已是公司管理者的他，依旧喜欢自己上手，把控每一处细节。“喜欢自己来，干活容不得半点马虎。这个性格，可能也和名字有关。”他边干边说。

刘长征说，“长征”是爷爷给他取的名字。当过兵的爷爷，希望他做人做事不怕苦、不服输，带着韧劲往前走。小时候，有同学打趣这个名字听起来“很苦”，刘长征却说：“我很喜欢这个名字，一路走来，收获远比辛苦多。”这两个字，也成了他闯荡社会最坚实的底气。

初中学历的刘长征，独自一人从营口到沈阳打拼。最初在不锈钢厂当学徒，他深知没有手艺就没有出路，于是主动学焊接、识图，一步步走进装修行业。“最开始住的屋子，就六块地砖那么大，经常吃不上饭，饿了就蹲在路边啃几口饼。”回想起步的日子，他说：“我这点苦，跟真正的长征根本没法比。”

凭着一股钻劲，他靠过硬手艺在行业稳稳扎根。如今，刘长征经营异形玻璃厂，与朋友合伙开办楼梯制作门店，凭着手艺在于洪区安了家。从业20多年，他始终守住本心、坚持诚信。在他眼里，装修是手艺，更是良心：“做楼梯也像人生的长征，一步一个台阶稳稳向上，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。”

初长征 一辈子钻一件事

档案：初长征，1973年出生 大连普兰店鑫鑫照相馆负责人

“来！放轻松，笑一笑。”快门轻响，一张张笑脸被定格。在大连市普兰店区，鑫鑫照相馆从2009年开业至今，初长征一直守在这里，用镜头记录着街坊邻里的幸福时刻。如今已是照相馆负责人的他，依旧喜欢自己上手，调光、构图、按快门，每个环节都不马虎。“我这辈子还真就‘钻’了这一件事。”他一边轻轻擦拭一台老摄像机，一边说。

“长征”是父亲给他取的名字。父亲种了一辈子地，希望他踏实做人、本分做事，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下去。1995年，初长征一心想做农村婚庆摄影师，记录乡亲们的幸福瞬间。为圆儿子的梦，父亲向亲戚借来1.3万元，买了这台摄像机送给他，并对他说：“儿子，好好干，爸相信你！”没有师傅指点，他就靠着一本说明书自学，多拍多练，渐渐在周边村子攒下口碑：“那会儿他们都说，这个叫长征的小伙子抢婚、满月、生日，样样都行！”

2009年，鑫鑫照相馆正式开张。“从开业起，我的定位就很明确，我做的是邻里邻居的生意，小孩、上班的、老人都需要拍证件照，我不仅收得少，还要拍得好！”17年来，他的证件照收费始终如初，从未涨价。怀着对“长征”二字的深厚感情，从去年开始，店里免费为80岁以上退伍军人拍照。“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人，我们不能忘。只要店铺不关，这件事我就会一直做下去。”他说。

如今，照相馆里依旧顾客不断，大多是老街坊老邻居。打印照片之余，大家总爱坐下来和初长征两口子唠唠家常。30年间，初长征用镜头定格了上千人的幸福笑脸。这一张张照片，也铺就了属于他自己的“长征路”。



初长征。

长征派出所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，价值感十足

档案：辽阳市公安局宏伟分局长征派出所，辖区面积12平方公里，辖区人口4万余人

白天商铺林立、车流如织，傍晚夜市开启、烟火撩人。这里是如今辽阳人常去的美食街，也曾是新中国第一批国产“的确良”原料的产出地。这里，就是辽阳市宏伟区长征路。

20世纪70年代，国家重点项目辽阳石油化纤工程落地，全国各地建设者奔赴辽阳建厂。为激励辽阳石化一代代建设者永葆伟大长征精神、攻坚克难，这条贯通宏伟区南北的主干道被命名为长征路。随之，长征街道、长征派出所也因此得名。

“我们辖区聚集了百货商场、超市、农贸市场、健身场馆，还有滨湖绿谷体育公园和宏伟广场两大户外活动场所，是宏伟区核心商圈和文体活动聚集地。但听我爷爷说，他们那个年代，这里只有工厂和住宅。”辽阳市公安局宏伟分局长征派出所民警高英博脸上透着骄傲。作为土生土长的辽化人，他小学、中学都在长征路沿线学校就读，如今成了守护这里的民警。

生于斯长于斯，高英博熟悉这片土地的变迁，也用心守护着这里的一切。“治安巡逻、处理纠纷、犯罪侦查……都是分内的工作。宏伟广场流动人口多，时间允许就多巡逻几次；晚上夜市开到几点，我们就安排专人值班到几点。”在高英博看来，民警工作虽繁杂，却件件关乎民生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，价值感十足。能在长征派出所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“长征路”，他内心满是自豪。

近年来，随着长征路经济发展越来越红火，长征派出所的工作也越来越多，更多年轻人加入进来，和高英博一起守护街坊邻里的温暖烟火，守护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。

红星村里说红军

本报记者 曲 琦 文并摄

秋日大连，天旷云远。大连市沙河口区黑石礁街道红星村，藏着一组不普通的数字：

自1956年起，这里先后历住过38位兵团级以上老将军，其中23位亲身走过漫漫长征路。1995年，在老将军们的共同倡议下，原沈阳军区大连服务处与黑石礁街道携手开展军民共建，红星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正式落成。

展馆面积460平方米，划分为四个展区，陈列500余幅珍贵历史图片、200余件革命实物。曾昭玉、邓垒、刘德才、王扶之、张祁瑞、张天恕、杨国春、赵兴元……老将军的肖像与生平依次陈列在展厅墙面，串联起长征路上惊心动魄的征途往事。而这些烽火故事，最初的讲述人，正是亲历战争的英雄本人。





▲红星村先后安居38位兵团级以上老将军，其中23人曾走完长征路。

◀张维讲述父亲的长征故事。

▶20世纪80年代，张维一家从沈阳迁居大连红星村。



从长征走来

“我的父亲张天恕，曾三过草地。”老将军后代张维讲起父亲时，一开口便把时光拉回90余年前的茫茫荒原。

第三次过草地时，张天恕染上凶险疟疾，上吐下泻，浑身乏力，一头栽倒在草地里。一位经过的红军战士见他气息尚存，从身上掏出珍藏的一把黑豆——那是他从牛粪里扒出的尚未消化的豆子，洗净带在身上的珍贵粮食。那位红军战士用罐头盒把黑豆煮熟了，一口一口喂给他。靠着这点豆子，张天恕捡回一条命。后来张天恕遇见近25军军长徐海东，张天恕是红25军干部，作战勇猛，徐海东记得他，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，这才艰难走出无边草地。

这样的经历，是红军过草地时九死一生的一个缩影。同样珍藏在红星村展馆的，还有老将军程登忠的口述史料。“川西北高原的草地一望无边，数百里渺无人烟，遍地水洼浮草。人马踩上去如同站在大海里的小舢板上，摇摇晃晃，稍不留神就会陷入无底泥潭。”不少战士疾病缠身，缺医少药，全凭钢铁意志咬牙坚持，饥饿是最大的考验。“路入草地，我们就没有吃过饱饭，肚皮紧贴背梁，腰都难以挺直，只能寻野菜果腹，就着盐水下咽。有时连盐水都找不到，身上的羊皮、腰间的皮带，都被割下来煮食。第三次过草地有了经验，我们会尽量带着牛皮羊皮，夜晚铺在身下当被褥，饿了便割下一块煮来充饥……”

草地之外，还有雪山横亘。饥寒与病痛中，支撑将士们走下去的，往往是生死与共的战友情。在老将军王海廷的记忆里，长征路上最珍贵的正是这份情谊。“1936年2月，我在红四方面军当侦察员。长期行军作战，我患上重感冒，浑身滚烫如火炭。部队二进夹金山脚下，风雪冰雹随狂风骤至，我烧得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，为不拖累战友，我劝大家放下我先行。可同志们不肯放弃，坚持抬着我向山顶攀登。海拔不断升高，空气越发稀薄，众人粗重的喘息混着积雪踩踏声。我裹在破毛毡里躺在担架上，数次想要挣扎下来，却动弹不得。遇上陡崖冰壁，战友们前面拉、后面推，合力抬着我前行。经过一天多艰难跋涉，我们终于走出雪山。大家放下担架，解开绑带，燃起篝火，煮一碗姜汤喂我。靠着这一丝暖意，我活了下来。雪山上这份生死情谊，我终生难忘，心底一遍遍呼喊：同志们，谢谢大家！”

从草地到雪山，老将军们的讲述里，长征是饥饿、寒冷、伤病，也是绝境中彼此搀扶、决不放弃的信念。

一代代讲下去

战场上的勇，留在将军们身上，是一道道伤痕；而在红星村，这些伤痕又化作一代代讲述的英雄故事。

张天恕将军是湖北黄安人，1929年参加红军，18岁任红25军营政委。离休前，他担任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。战争中，他三次负重伤。“其中两处是贯通伤，而另一处，子弹穿过锁骨卡在了肩胛骨里，一直没取出来。”1985年，张天恕将军去世，子女在骨灰里找到了那枚陪伴他30多年的子弹。

“从我记事开始，父亲每到秋天就咯血。给父亲搓澡时，总能看到子弹在腹部和后腰留下的凹痕。我问父亲疼不疼，父亲说不疼。他说，当年负伤后换药可真疼，用竹签子绑上粗白布，蘸上盐水插进去，得在嘴里咬一块毛巾才能忍住。屋子里的伤员都是这么熬过来的。”

这些伤痕，是那一代军人共同的印记。20世纪80年代，张天恕一家从沈阳搬到大连红星村。那些在历史课本、新闻报道里才会见到的英雄，都成了邻居。

2006年，红星村里新建了房子，张天恕家左边的邻居是老将军王海廷，右边是老将军赵国泰，不远处居住的颜文斌将军身上有21处战伤，依旧活到了百岁——这些军功显赫的将军们，似乎都是少言且忙碌的。

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，张天恕的子女也没觉得有什么特殊。读中学时，父亲特意把孩子安排到离家三站地外的学校，班里的同学都不知道他们出身于将军家庭；下乡支农劳动，他们带的饭是苞米面窝头里塞上块臭豆腐。受父亲戎马生涯耳濡目染，张维一直怀揣着参军的梦想，后来他去了内蒙古服役，在冬季的苦寒环境磨砺多年。“这正是父亲的安排，他不让孩子到舒适的地方去。”张维说。

或许，这便是一位父亲内心的传承。他们那一代经历了爬雪山过草地，在无数个绝望的时刻，凭一个信念支撑下来。他希望子女懂得，荣光从不是特权，苦难磨砺才是成长的底色。张天恕和老将军们一起倡议建立这座展馆，为的是让后人了解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，继承红军传统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，让红色基因一代一代传下去。

随着老将军们相继离世，接续红军传统、传承红色基因的义务，就落在了红星村里的晚辈们身上。自2000年起，先后有曾思玉、黄思沛、吴伟、贺健、张天恕、赵国泰、邓岳等老将军的后代，担任过红星村的义务讲解员。

采访当天，记者在红星村大门口，遇到专门来参观的大连市民林先生。他说：“早就听说这里有一面将军墙，今天特意找过来。每一位都是战功累累，希望更多人知道他们的事迹。”

作为辽宁省关工委党史国史教育基地，这些年前来参观学习的大连市中小学生络绎不绝。站在馆内，孩子们凝视墙上将军们的面容。当年浴血拼杀的英雄，不再是书本或课堂里的名字。他们是邻居，是父亲，是随时会遇到的牺牲，是英勇而无畏的决绝。

这一刻，孩子们真正懂得，长征不是一段遥远的历史。它是一群具体的人，在具体的时刻，作出了具体的选择。

故事没有落幕，薪火代代相传。红星村里，红军的故事，会一代代讲下去。

处处有名

本报记者 王晓领 文并摄

打开手机地图，在辽宁逐城检索“长征”二字，长征小学、长征路社区、长征街道、长征大街……一个个带着红色印记的地名，在辽沈大地依次浮现。

从地理上看，辽宁并不在红军长征行军线路上。但“长征”二字，却被郑重镌刻在辽宁的街路门牌、校园校名之中。不在长征路上的辽宁，为何处处留存“长征”印记？答案藏在地名背后的精神传承里。

一条街巷，把长征精神融入烟火日常。辽阳市宏伟区长征路是典型代表，长征街道、长征路社区、长征小学沿道路依次排布。长征路得名于时代号召，寓意在“四化”建设新长征中传承攻坚克难的精神。1979年7月1日，长征街道正式成立。几十年来，辖区区划几经调整，但“长征”之名始终保留。长征小学坐落于此，辖区孩子每日行走在长征路上、就读于长征校园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色记忆，化作触手可及的城市符号。

一所校园，让红色种子能够生根发芽。盘锦市长征小学1974年建校，现有两个校区，1400余名学生，学区覆盖长征街道多个社区。路、社区、校名同频“长征”，将红色文化融入一代人的生活。盖州市长征小学同样诞生于建设年代，1974年初建时名为建设小学，1978年更名为长征小学。从“建设”到“长征”的更名，承载着时代期盼：改革开放大幕拉开，国家开启新的长征，人们寄望学子明白，求学亦是一场需要持之以恒的长征。

一处场馆，留存先辈故事，守住城市红色记忆。长征印记不只停留在路牌校名，更藏在纪念馆与老建筑里。鞍山“红军楼”1978年建成，是全国首座以“红军”命名的老干部活动场所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，数百名老红军、革命干部奔赴鞍钢支援工业重建，将战场磨砺的钢铁意志注入共和国钢都。为服务这批革命前辈，当地修建了这座小楼。如今，这里持续开展红色研学，让后辈读懂老红军建设鞍钢的奋斗故事。

大连金普新区向应街道的关向应故居纪念馆，专门设置长征主题展区。辽南英雄关向应带领红二方面军完成长征，纪念馆以实物、图文再现其革命一生，年均接待参观者50万人次，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。

辽宁的长征符号，命名逻辑主要分为两类：一是纪念关向应等亲历长征的辽宁籍先辈；二是赓续国家建设时期艰苦奋斗的精神，冠以“长征”之名。

长征早已超越一段具体行军路线，升华为跨越地域的精神符号。红军的脚步未曾踏入辽沈大地，但伟大长征精神早已先行落地。辽宁走过雪头，偶遇写着“长征”的路牌，不必惊奇。这些地名、校舍、纪念馆，正是这片土地代代传承红色精神的无声见证。



◀盘锦市长征街。